

附錄

自序(上)

『歲月不居，時節如流』，犬馬之齒，已過三十。志學已來，十有餘年，體素羸弱，不能銳進。於學進無師友之助，退有生事之累，故十年所造，遂如今日而已。然此十年間進步之跡，有可言焉。夫懷舊之感，恆篤於暮年；進取之方，不容於反顧；余年甫壯，而學未成，冀一資以爲山，行百里而未半，然舉前十年之進步，以爲後此十年二十年進步之券，非敢自喜，抑亦自策勵之一道也。余家在海寧，故中人產也，一歲所入，畧足以給衣食。家有書五六篋，除十三經注疏爲兒時所不喜外，其餘晚自塾歸，每泛覽焉。十六歲見友人讀漢書而悅之，乃以幼時所儲蓄之歲朝錢萬，購前四史於杭州，是爲平生讀書之始。時方治舉子業，又以其間學駢文散文，用力不專，畧能形似而已。未幾而有甲午之役，始知世尙有所謂新學者，家貧不能以資供游學，居恆怏怏，亦不能專力於是矣。二十二歲正月，始至上海，主時務報

館，任書記校讐之役二月，而上虞羅君振玉等私立之東文學社成，請於館主任汪君康年，日以午後三小時往學焉，汪君許之。然館事頗劇，無自習之暇，故半年中之進步，不如同學諸子遠甚。夏六月，又以病足歸里，數月而愈，愈而復至滬，則時務報館已閉，羅君乃使治社之庶務，而免其學資。是時社中教師爲日本文學士藤田豐八，田岡佐代治，二君故治哲學，余一日見田岡君之文集中，有引康德叔本華之哲學者，心甚喜之，顧文字際隔，自以爲終身無讀二氏之書之日矣。次年社中兼授數學、物理、化學、英文等，其時担任數學者即藤田君，君以文學者而授數學，亦未嘗不自笑也。顧君勤於教授，其時所用藤澤博士之算術代數兩教科書，問題殆以萬計，同學三四人者，無一問題不解，君亦無一不校閱也。又一年而值庚子之變，學社解散，蓋余之學於東文學社也，二年有半，而其學英文亦一年有半。時方畢第三讀本，乃購第四第五讀本歸里自習之，日盡一二課，必以能解爲度，不解者且置之。而北亂稍定，羅君力助以貲，使游學於日本，亦從藤田君之勸，擬專修理學。故抵日本後盡習英文，夜至物理學校習數學，留東京四五月而病作，遂以是夏歸；自是以後，遂爲獨學之時代矣。體素羸弱，性復憂鬱，人生之問題，日往復於吾前，自是始決從事於哲學，而此時爲余讀書之指導者，亦即藤田君也。次歲春，始讀胡爾彭之社會學，及文之名學，海甫定心理學之半

，而所購哲學之書亦至，於是暫輟心理學而讀巴爾善之哲學概論，文特爾彭之哲學史。當時之讀此等書，固與前日之讀英文讀本之道無異，幸而已得讀日文，則與日文之此類書參照而觀之，遂得通其大畧。既卒哲學概論、哲學史，次年始讀康德之「純理批評」，至先天分析論，幾全不可解，更輟不讀，而讀叔本華之「意志及表象之世界」一書。叔氏之書，思精而筆銳，是歲前後讀二過，次及於其「充足理由之原則論」「自然中之意志論」，及其文集等，尤以其「意志及表象之世界」中康德哲學之批評一篇，爲通康德哲學關鍵。至二十九歲，更返而讀康德之書，則非復前日之望礙矣。嗣是于康德之「純理批評」外，兼及其倫理學及美學，至今年從事第四次之研究，則望礙更少，而覺其望礙之處，大抵其說之不可持處而

本，乃購第四第五讀本歸里自習之，日盡一二課，必以能解爲度，不解者且置之。而北胤稍定，羅君力助以貲，使游學於日本，亦從藤田君之勸，擬專修理學。故抵日本後盡習英文，夜至物理學校習數學，留東京四五月而病作，遂以是夏歸；自是以後，遂爲獨學之時代矣。體素羸弱，性復憂鬱，人生之問題，日往復於吾前，自是始決從事於哲學，而此時爲余讀書之指導者，亦即藤田君也。次歲春，始讀爾彭之社會學，及文之名學，海甫定心理學之半

，而所購哲學之書亦至，於是暫輟心理學而讀巴爾善之哲學概論，文特爾彭之哲學史。當時之讀此等書，固與前日之讀英文讀本之道無異，幸而已得讀日文，則與日文之此類書參照而觀之，遂得通其大畧。既卒哲學概論、哲學史，次年始讀康德之「純理批評」，至先天分析論，幾全不可解，更輟不讀，而讀叔本華之「意志及表象之世界」一書。叔氏之書，思精而筆銳，是歲前後讀二過，次及於其「充足理由之原則論」「自然中之意志論」，及其文集等，尤以其「意志及表象之世界」中康德哲學之批評一篇，爲通康德哲學關鍵。至二十九歲，更返而讀康德之書，則非復前日之望礙矣。嗣是于康德之「純理批評」外，兼及其倫理學及美學，至今年從事第四次之研究，則望礙更少，而覺其望礙之處，大抵其說之不可持處而已。此則當日志學之初所不及料，而在今日亦得以自慰藉者也。此外如洛克休謨之書，亦時涉獵及之。近數年來爲學之大畧如此。顧此五六年間，亦非能終日治學問，其爲生活故而治他人之事，日少則二三時，多則三四時，其所用以讀書者，日多不逾四時，少不過二時；過此以往，則精神渙散，非與朋友談論，則涉獵雜書；唯此二三時間之讀書，則非有大故，不稍間斷而已。夫以余境之貧薄而體之孱弱也，又每日爲學時間之寡也，持之以恆，尙能小有所就，況財力精力之倍於余者，循序而進，其所造豈有量哉？故書十年間之進步，非徒以爲

責他日進步之弊，亦將以勵今之人使不自餒也。若夫余之哲學上及文學上之撰述，其見識文采亦誠有過人者，此則汪氏中所謂「斯有天致，非由人力，雖情符藝哲，未足多矜」者，固不暇爲世告焉。

自序(下)

前篇既述數年間爲學之事，茲復就爲學之結果述之：

余疲於哲學有日矣，哲學上之說，大都可愛者不可信，可信者不可愛，余知真理，而余又愛其謬誤，偉大之形而上學，高嚴之倫理學與純粹之美學，此吾所酷嗜也，然求其可信者，則寧在知識論上之實証論，倫理學上之快樂論，與美學上之經驗論。知其可信而不能愛，覺其可愛而不能信，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煩悶，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漸由哲學而移於文學，而欲於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。要之，余之性質欲爲哲學家，則感情苦多，而知力苦寡；欲爲詩人，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。詩歌乎，哲學乎，他日以何者終吾身，所不敢知，抑在二者之間乎？

今日之哲學界，自赫爾德曼以後，未有敢立一家系統者也。居今日而欲自立一新系統：

自創一新哲學，非愚則狂也。近二十年之哲學家，如德之芬德，英之斯賓塞爾，但蒐集科學之結果，或古人之說而綜合之，修正之耳。此皆第二流之作，又皆所謂可信而不可愛者也。此外所謂哲學家，則實哲學史家耳。以余之力，加之以學問，以研究哲學史，或可操成功之券，然爲哲學家則不能，爲哲學史則又不喜，此亦疲於哲學之一原因也。

近年嗜好之移於文學，亦有由焉，則填詞之成功是也。余之於詞，雖所作尙不及百闕，

，則專在知識論上之實証論，倫理學上之快樂論，與美學上之經驗論。知其可信而不能愛，覺其可愛而不能信，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煩悶，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漸由哲學而移於文學，而欲於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。要之，余之性質欲為哲學家，則感情苦多，而知力苦寡；欲為詩人，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。詩歌乎，哲學乎，他日以何者終吾身，所不敢知，抑在二者之間乎？

今日之哲學界，自赫爾德曼以後，未有敢立一家系統者也。居今日而欲自立一新系統，

自創一新哲學，非愚則狂也。近二十年之哲學家，如德之芬德，英之斯賓塞爾，但蒐集科學之結果，或古人之說而綜合之，修正之耳。此皆第二流之作，又皆所謂可信而不可愛者也。此外所謂哲學家，則實哲學史家耳。以余之力，加之以學問，以研究哲學史，或可操成功之券，然為哲學家則不能，為哲學史則又不喜，此亦疲於哲學之一原因也。

近年嗜好之移於文學，亦有由焉，則填詞之成功是也。余之於詞，雖所作尚不及百闕，然自南宋以後，除一二人外，尚未有能及余者，則平日之所自信也。雖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詞人，余愧有所不如，然此等詞人亦未始無不及余之處。因詞之成功而有志於戲曲，此亦近日之奢願也。然詞之於戲曲，一抒情，一敘事，其性質既異，其難易又殊，又何敢因前者之功，而遽冀後者乎？但余所以有志於戲曲者，又自有故：吾中國文學之最不振者，莫戲曲若，元之雜劇，明之傳奇，存於今日者，尚以百數，其中之文字雖有佳者，然其理想及結構，雖欲不謂至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。國朝之作，雖略有進步，然比諸西洋之名劇，相去尚不能以道里計，此余所以自忘其不敏，而獨有志乎是也。然目與手不相謀，志與力不相副，此又後人之通病，故他日能為之與否，所不敢知，至為之而能成功與否，則愈不敢知矣。

雖然，以余今日研究之日淺，而修養之力乏，而遽絕望於哲學及文學，毋乃太早計乎？

苟積畢生之力，安知於哲學上不有所得？而於文學上不終有成功之一日乎？即今無一成功，而得於局促之生活中，以思索玩賞爲消遣之法，以自適於聲色貨利之域，其益固已多矣。詩云：『且以喜樂，且以永日』，此吾輩才弱者之所有事也。若夫深湛之思，創造之力，苟一日集於余躬，則俟諸天之所爲歟！俟諸天之所爲歟！

美國遠東圖書公司
FAR EAST ENTERPRISE CO. INC.
232 CANAL STREET,
NEW YORK, N. Y. 10013